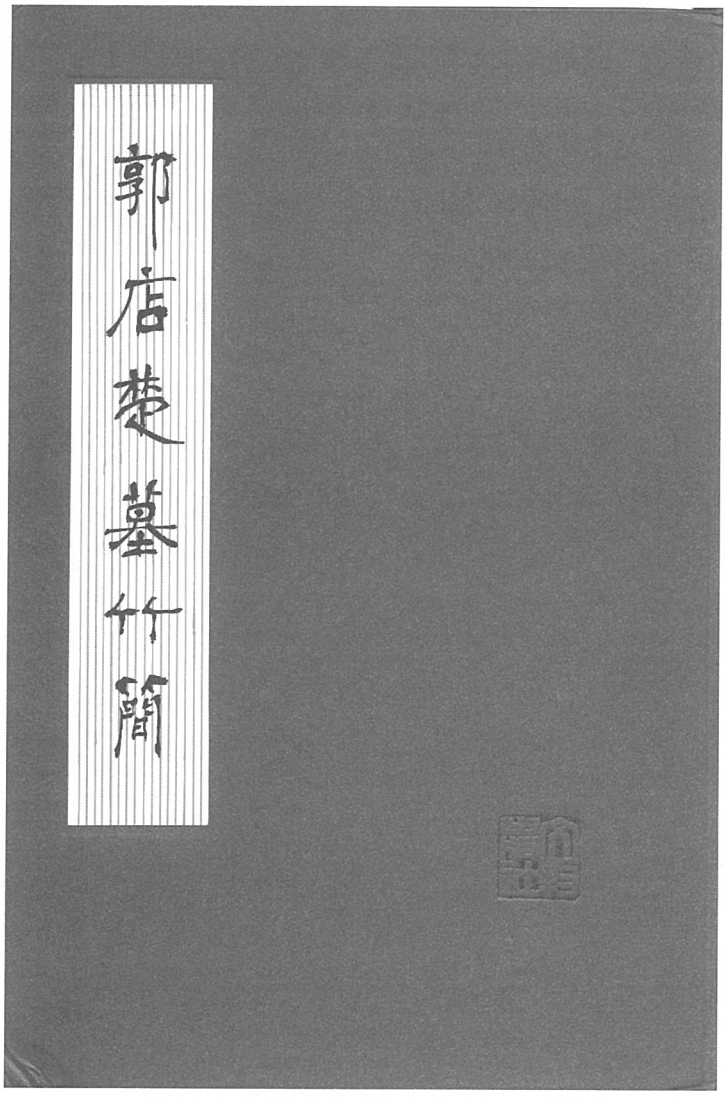
郭店楚簡〈窮達以時〉研究

（上）



一九九八年，中國湖北荊門市博物館公佈了一批楚簡，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。

池田知久
（日本・東京大學）
黃秀敏譯

壹、〈窮達以時〉釋文

一、前言

筆者先將〈窮達以時〉文本釋出。筆者根據的是荊門市博物館《郭店楚墓竹簡》（文物出版社，1998年5月。以下，簡稱爲「文物本」）中的「窮達以時圖版」，並參考該書〈窮達以時釋文注釋〉和其他學者的研究。❶

筆者研究〈窮達以時〉這份新出土的文獻，一部分成果已發表於《郭店楚簡の研究（一）》（池田知久監修，大東文化大學郭店楚簡研究班，1999年8月。以下，簡稱爲「大東本」），請參考該書「序文」❷及第一部「譯注編」。❸因此，有關〈窮達以時〉的詳細注釋和日語翻釋，請參考「大東本」，本稿僅顯示釋文。

（一）〈窮達以時〉釋文

又（有）天又（有）人、天人又（有）分。誩（察）天人之分、而智（知）所行矣。
又（有）亓（其）人、亡（無）亓（其）　（以上第1號簡）

殜（世）、唯（雖）臤（賢）弗行矣。句（苟）又（有）亓（其）殜（世）、可（何）
憧〈僮（難）〉之又（有）才（哉）。舜畊（耕）於鬲（歷）山、匋（陶）笞（拍）
〔以上第2號簡〕

於河匠、立而為天子、堣（遇）尧（堯）也。邵縗（緌）衣胎蓋、冒衽（絰）冟（冢）
憧（巾）、　〔以上第3號簡〕

睪（釋）板（版）詹（築）、而差（佐）天子、堣（遇）武丁也。邵（呂）望（望）
為牂（臧）枲（棘）瀕（津）、戰監門　〔以上第4號簡〕

❶ 本稿是以筆者在郭店楚簡研究會第二次例會（1999年7月24日，於日本女子大學文學部）所做的口頭報告〈窮達以時について〉（關於窮達以時）爲基礎。本研究受文部省（譯按，即日本的教育部）科學研究費補助金補助〔1999年的「郭店出土竹簡及びそれと關聯する出土資料の研究——中國古代思想史の再構築を目指して——」（郭店出土竹簡及其相關出土資料之研究——以中國古代思想史之重建爲目標）（研究代表人爲日本女子大學文學部之谷中信一教授）〕。

❷ 池田知久監修《郭店楚簡の研究（一）》、〈序文〉，頁6-9。

❸ 池田知久監修《郭店楚簡の研究（一）》，第一部〈譯注編〉、〈窮達以時〉，頁65-103。該書第一部〈譯注編〉所收之〈大一生水〉和〈窮達以時〉全文，筆者請大東文化大學郭店楚簡研究班的松崎實、姜聲燦、謝衛平、盧豔、河井義樹五位研究生幫忙，分別決定負責的部分。他們的原稿，筆者仔細改稿數次，並依筆者的想法強行且徹底地讓他們改寫過。

𣪊（棘）𡈼（地）、行年七十而腊（屠）牛於朝訶（歌）、譽（舉）而為天子帀（師）、堨（遇）周文也。（以上第5號簡）

芙（管）寺（夷）虘（吾）笱（拘）縣（繇）柬（束）縛、睪（釋）杕（桎）樓（梏）、而為者（諸）侯相、堨（遇）齊逭（桓）也。（以上第6號簡）

白（百）里迡（奚）遣（饋）五羊、為攸（伯）𢦏（牧）牛、睪（釋）板栓、而為（朝）卿，堨（遇）秦穆。■（以上第7號簡）

孫昌（叔）三躰（斥）邸思少司馬、出而為命（令）尹、堨（遇）楚臧（莊）也。（以上第8號簡）

初淊酳、後名昜（揚）、非亓（其）悳（德）加。❹子疋（胥）前多𠂤（功）、後𢆶（戮）死、非亓（其）智（知）（以上第9號簡）

愔（衰）也。❺𩦋（驥）馱（軶）張山、驏（騏）空（塞）於邵𣪊（棘）、非亡（無）膿（體）壯（狀）也。穿（窮）四𣴓（海）、至（致）千（以上第10號簡）

里、堨（遇）告（造）古（故）也。堨（遇）不堨（遇）、天也。童（動）非為達也、古（故）穿（窮）而不（以上第11號簡）

（困。學非）為名也，古（故）莫之智（知）而不𡍮（憐）。〔芷蘭生於深林，非〕（以上第12號簡）

❹《韓詩外傳》卷七有與此處類似的文句，作
虞丘名聞於天下，以爲令尹，讓於孫叔敖，則遇楚莊王也。
同樣地，《說苑・雜言篇》，作
沈尹名聞天下，以爲令尹，而讓孫叔敖，則其遇楚莊王也。
「名聞於天下」和「名聞天下」都近於〈窮達以時〉中的「後名昜（揚）」，由此可認爲〈窮達以時〉此處，可能是敘述「虞丘」即「沈尹」的故事。而且，可能本來在第8號簡和第9號簡之間，存在著敘述「虞丘」遇「楚莊」、「子胥」遇「闔閭、夫差」的句子，但是因某種原因而脫落。
另外，請參看下面的注釋❺。

❺此處《韓詩外傳》卷七作：
伍子胥前功多，後戮死，非知有盛衰也。前遇闔閭，後遇夫差也。
《說苑・雜言篇》，作：
伍子胥前多功，後戮死，非其智益衰也。前遇闔閭，後遇夫差也。

〔以亡（無）人〕嗅（嗅）而不芳。無荅董（根）愈（於）垣山石、不為〔亡（無）人不〕　〔以上第13號簡〕

善不（否）昌（己）也、穿（窮）達以皆（時）。悳（德）行弍（一）也。譽（譽）望（毀）在仿（旁）。❻聖（聽）之弋（代）、母（毋）之白。　〔以上第14號簡〕

不蟲（蠶）。❼穿（窮）達以皆（時）、學（幽）明不再（哉）。古（故）君子慱（淳）於恆（返）昌（己）。■　（以上第15號簡）

（二）〈窮達以時〉文本漢文訓讀（此部分翻譯從略）

二、〈窮達以時〉分章、大意

筆者爲方便進行分析，現將『窮達以時』分爲四章。不過，筆者的分章與原作者的原意是否對應，是個開放的問題，請讀者留意。筆者並將各章大意，略述於每章之後。

第一章　（第1號簡～第2號簡）

有天有人、天人有分。察天人之分，而知所行矣。有其人、亡其世、雖賢弗行矣。苟有其世、何難之有哉。★

★編者按：爲便於排版印刷，以下引用簡文，一概採用通行字體，讀者如需要嚴格隸定之釋文，請參考上一節。

❻ 按此處文物本的釋文斷句作：「善否己也。窮達以時，德行一也。譽毀在旁，」(145頁)，筆者的大東本也沿襲之，以日文訓讀法來解讀，並加上口語翻譯（98頁）。然而這是錯的，特在此訂正，詳本文以下各節。其理由是：與〈窮達以時〉類似的字句，《淮南子・齊俗篇》作

故趨舍同，誹譽在俗。意行鈞，窮達在時。湯武之累行積善，可及也。其遭桀紂之世，天授也。今有湯武之意，而無桀紂之時，而欲成霸王之業，亦不幾矣。

〈人間篇〉也有類似的句子：

夫戟者，所以攻城也。鏡者，所以照形也。宮人得戟則以刈葵，盲者得鏡則以蓋卮，不知所施之也。故善鄙同，誹譽在俗。趨舍同，逆順在時。

〈窮達以時〉的「弍」，等於《淮南子・齊俗篇》的「同」、「鈞」，同樣等於〈人間篇〉的「同」，不言而喻。

附帶一提，基於上述事實，《淮南子・齊俗篇》的「意行」的「意」字，可能是「德行」的「德」字之誤。想是因爲字形相似，所以才誤讀的吧！

❼ 第14號簡和第15號簡之間，似乎有幾根竹簡遺失了，因而前後文意似不連貫。

【大　意】

有天有人，天與人雖然有別，但若觀察天與人的區別，則可知能行之事。即使有其人，但若不得其世，即使是賢者也不能行。但是，若只要行其世，則不論多困難也是不可能【難倒他】。

第二章　（第2號簡～第11號簡）

舜耕於鬲山、陶拍於河匠、立而為天子、遇堯也。邵繇衣胎蓋、帽絰冢巾、釋版築、而佐天子、遇武丁也。邵望為臧棘津、戰監門棘地、行年七十而屠牛於朝歌、舉而為天子師、遇周文也。管夷吾拘繇束縛、釋桎梏、而為諸侯相、遇齊桓也。百里奚餽五羊、為伯牧牛、釋板栔、而為朝卿、遇秦穆。■

孫叔三斥邸思少司馬、出而為令尹、遇楚莊也。初滔酁，後名揚，非其德加。子胥前多功、後戮死、非其智衰也。驥軶張山、騏塞於邵棘、非無體壯也。窮四海致千里、遇告古也。

【大　意】

舜在歷山耕種水田和旱田，在河匠製作陶器，不久即位成爲天子，是因遇到堯的緣故。邵繇（傳說）穿胎蓋，披絰冢巾，以粗衣裝束，手執版築從事苦役，不久成爲輔佐天子之身分，是因遇到武丁之故。呂望棘津當奴隸，在監門和棘地參加戰鬥，七十歲了還在朝歌屠牛，不久被起用爲天子的軍師，是因遇到周文王之故。管夷吾被俘成爲役夫，在被束縛下，身受桎梏從事苦役，不久成爲諸侯之宰相，是因遇到齊桓公之故。百里奚以五羊爲贈物，找到某伯爵之養牛之職，手操板築從事苦役，不久成爲朝卿，是因遇到秦穆公之故。

■

孫叔敖三退邸思之少司馬之官職，不久出仕成爲令尹，是因遇到楚莊王之故。〔虞丘〕起初滔酁，其後名聲提高，並非他的品德增加。〔是因遇到楚莊王之故。〕子胥以前功績雖多，但其後被處死刑，並非他的智力衰退。〔是因前遇闔閭，後遇夫差之故。〕

驥是良馬，在張山卻被繫上頸木，騏是名馬，卻被關在邵棘，它們不是沒有駿馬的魁梧體格，但能夠奔馳天下、遊蹤千里，是因遇到造父之故。

第三章　（第11號簡～第13號簡）

遇不遇、天也。動非為達也、故窮而不〔困。學非〕為名也，故莫之知而不憐。〔芷蘭生於深林，非以無人〕嗅而不芳。無茖根於垣山石、不為〔無人不〕☑

【大　意】

遇或不遇，成之在天。人在世上的活動並非爲了榮達，因此即使窮困也不〔痛苦〕。〔學習〕〔並非〕爲了得到名譽，因此即使不爲人所知也不悲傷。〔芷蘭是一種香草，生長在深林中，並不因無人聞〕而不芳香。叫無茖的草，其根生在垣山石之間，但並不因〔沒人〕而〔不〕／。

第四章　（第14號簡～第15號簡）

善否己也、窮達以時。德行一也、毀譽在旁。聲之代、毋之白。不釐。窮達以時、幽明不再。故君子淳於反己。■

【大　意】

行善或行惡自己可以決定，窮困或榮達則繫於時運。同是有德行的人，享大名或遭譴責，則由他人決定。因此，窮困和榮達、名譽和譴責就任憑轉變，不須把目光照在其上。不治。窮困或榮達是靠時運，至於有無功績的評價則無關緊要。所以，君子反求諸己，只關心屬於自己責任範圍內的善惡問題。

貳、〈窮達以時〉之「天人之分」

一、〈窮達以時〉之構成及其邏輯上之展開

（一）〈窮達以時〉之構成

首先，第一章作爲世界（人類、社會）之根本性質，有「天」和「人」，兩者之間有「分」，而此「天人之分」是需要「察」。僅有其「人」，而沒有其「世」，則不論多優秀的人也無法發揮長才；但只要有其「世」，則不論任何困難也不可能〔難倒他〕。本章開宗明義，強調「世」的重要意義。

其次，第二章舉了許多歷史事例，指出人若要發揮自己的實力，❽必須遇到合適的掌權者。作者敘述了「舜」遇「堯」、「邵繇」遇「武丁」、「邵望」遇「周文」、「管夷吾」遇「齊桓」、「白里奚」遇「秦穆」、「孫叔」遇「楚莊」、「虞丘」遇「楚莊」、「子胥」遇「闔閭、夫差」、「驥、騏」遇「告」等人的遭遇，他們都由於掌權者的緣故，而能夠發揮自己的能力。❾

接著的第三章主張：（第二章主張的）「遇」或不「遇」（正如第一章已揭示的）是「天」的問題。人生在世，不光是爲了榮達名聲，即使窮困、不得志也不痛苦，不爲他人所知也不感到悲傷，仍應勤於學問；正如同芷蘭和無荅在人看不到的地方，仍會發出芳香、生根般。

最後，第四章主張「善否」是自己的責任，「窮達」關係時運，因爲有「德行」，但「毀譽」操之在人，因此君子不爲「窮達」、「毀譽」、「幽明」等這類人力所不能及的事操心，只是待時而動。❿因此君子不汲汲營營，只是反求諸己，關心自己能力範圍內的「善否」問題。

（二）〈窮達以時〉之邏輯開展

如上述，〈窮達以時〉第一章首揭「天人之分」一詞。這個詞，衆所周知，在傳世的古典文獻中，僅《荀子・天論篇》有一例。因而，我們可以推測〈窮達以時〉的思想和《荀子・天論篇》的思想之間，是有密切關係的。〈窮達以時〉的「天人之分」和《荀子・天論篇》的「天人之分」是同樣的東西，亦或不同的東西，哪一個先形成，哪一個後形成等，下面將逐步地檢討有關這兩者間關係之詳情。〈窮達以時〉整體上，以「天人之分」的思想爲核心，並以「天人之分」展開邏輯上的討論，筆者下面先就這一點，做個說明。

話說第一章，首先如同

有天有人、天人有分。察天人之分、而知所行矣。

提倡「天人之分」的基本理論後，接著說：

有其人、無其世、雖賢弗行矣。苟有其世、何難之有哉。

❽ 所謂「人發揮自己本來的能力」，在第一章作
察天人之分，而知所行矣。有其人，無其世，雖賢弗行矣。
在此將「行」字譯出者，具體的例子，是第二章所舉的「舜」成爲天子後所「行」之事；「邵繇」輔佐天子後所「行」之事；「呂望」成爲天子軍師後所「行」之事。

❾ 若說得正確些，則「子胥」的「後戮死」係屬在遇到適當的權力者後，能發揮自己能力之事例之例外。

❿ 第四章的「聖之弋」，是「聽之代」的假借表現。〈窮達以時〉此處，可能是在《莊子・德充符篇》，
生死存亡，窮達貧富，賢與不肖毀譽，饑渴寒暑，是事之變，命之行也。日夜相待乎前，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
一文之影響下而成的吧！又《墨子・非儒》下篇，
壽夭貧富，安危治亂，固有天命，不可損益。窮達賞罰幸否有極，人之知力，不能爲焉。
一文，也是對此處之解釋有用的資料。請參看「大東本」，頁99至100。

下文的「人」是承接著上文的「人」，所以人類的作爲顯然即是指人爲性質的事象。而其對立概念的上文的「天」，就是指人爲所不及的性質之事象了。而且那「世」大概與上文的「天」同樣意思，或是內涵於「天」之下的下位概念。若是這樣的話，則第一章一開頭提出的「天人有分」命題，其實際內涵是重「世」（即「天」），而不重視「人」的思想。

第二章，以

舜耕於鬲山，陶拍於河匠，立而爲天子，遇堯也。

爲始，使用「遇」之詞很多，提倡人要發揮自己本來的能力，必須與權力者相逢。這些「遇」，相當於第一章的「有其世」；而第一章的「無其世」，必定是相當於「不遇」。⓫而且這些「遇」也大概與第一章的「天」相同意思，或是「天」之下位概念。⓬果如是，那麼第二章與第一章一樣，在「天人有分」中，較重視「遇」，即「天」，而比較不重視「人」。然而到了第三章，作者卻推翻了上述重視「天」的思想。作者拈出

遇不遇，天也。

之後，馬上提出的「動」和「學」，是內涵於第一章的「人」之下的下位概念。但是作者認爲這些「動」、「學」的目的，不是爲了得到「達」、「名」，⓭而且，主張如同「芷蘭」和「無茖」，即使在他人沒看到的地方也須認眞地努力，亦即須做「動」、「學」等人爲的努力。

不過，第三章並非否定第一章、第二章對「天」的重視。「天」在一方面依然很重要，但「人」在他方面與「天」同樣重要。或者「天」、「人」各有領域，各擅勝場。⓮

⓫「不遇」之詞，第二章雖沒出現，但馬上在後面的第三章看到：
遇不遇，天也。

⓬事實上，在第三章明言：
遇不遇，天也。

⓭第三章的「達」和「窮」，及「名」和「莫之知」，可能也是內涵於「天」之下的下位概念。因爲在第四章可看到，兩個「窮達以時」的例子，該「時」之字，與第一章的「世」，第二章的「遇」，第三章的「遇不遇」等具親和力的緣故。
我們可以由第三章看出，作者認爲君子（理想的人）應有的態度是：「達」、「窮」和「名」、「莫之知」是屬於「天」的領域之事象，君子並不排斥名、達，在人世間名與達有其重要；但是君子即使陷於「窮」或「莫之知」的逆境中，也不「困」、不「憐」。亦即人有不爲天所翻弄的主體性，即使在他人不見的地方也要「動」、「學」等，認眞地做「人」。

⓮但是後者的解釋，即「天」和「人」的管轄範圍、領域相異之設定，則〈窮達以時〉與《荀子・天論篇》相比是相當地不明確。若先敘述結論，則其理由是〈窮達以時〉是較《荀子・天論篇》晚成的文章，〈窮達以時〉已缺乏《荀子・天論篇》的問題意識——即在「天」壓倒性的佔優勢之中，如何確保「人」的存在意義，這個問題意識已在歷史過程中逐漸衰弱了。

在第四章，作者重視「人」的思想亦不變。例如「窮達」、「毀譽」、「幽明」等，這個「己」不屬於「人」，在此意義上，因爲作者認爲屬於「天」的性質之事象，是人的作爲所無法轉變的，因此主張把這些問題交給時代的輪替、轉變，而「君子」只要一味返回屬於「己」之責任的「善否」、「德行」之問題上。關於「善否」、「德行」，作者應該認爲是屬於「人」。

整體上，〈窮達以時〉承認「天」和「人」爲世界（人類、社會）的根本性質，一方面承認「天人有分」，另一方面卻強調「世」、「遇不遇」、「窮達」、「毀譽」等屬於「天」，而「動」、「學」、「善否」、「德行」等屬於「人」，兩者同爲具極重要意義之事。這就是〈窮達以時〉作者的基本思想。

（三）小　結

以上是筆者針對〈窮達以時〉作文本分析得到的結論。〈窮達以時〉通篇在發揮第一章開頭的「天人有分」，有其內在理路。然而，若參考相關文獻，考察類似文句或論證，即便那些文獻沒有出現「天人有分」這個詞，仍能幫助我們理解〈窮達以時〉的基本思想。

二、與〈窮達以時〉相關的文獻

這裡所謂的「相關文獻」，主要指文物本〈說明〉指出的，與〈窮達以時〉有類似論點的以下四種文獻。筆者先按成書年代的順序將它們排列出來，並在後面的考證過程中，視需要引用其他文獻作旁證。

（一）、相關的文獻

1.《荀子・宥坐篇》

> 孔子南適楚，厄於陳蔡之間，七日不火食，藜羹不糂，弟子皆有飢色。子路進問之曰：「由聞之，爲善者，天報以之福。爲不善者，天報之以禍。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，行之日久矣，奚居之隱也。」孔子曰：「由不識，吾語汝。汝以知者必用邪，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。女以忠者爲必用邪，關龍逢不見刑乎。女以諫者爲必用邪，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。
>
> 夫遇不遇者，時也。賢不肖者，材也。君子博學深謀，不遇時者多矣。由是觀之，不遇世者眾矣。何獨丘也哉。且夫芷蘭生於深林，非以無人而不芳。君

子之學，非爲通也。爲窮而不困，憂而意不衰也，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。夫賢不肖者，材也。爲不爲者，人也。遇不遇者，時也。死生者，命也。今有其人，不遇其時，雖賢，其能行乎。苟遇其時，何難之有。故君子博學深謀，修身端行，以俟其時。」

孔子曰：「由居，吾語汝。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稱生於曹，越王勾踐霸心生於會稽，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。故居不隱者思不遠，身不佚者志不廣。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。」

2.《韓詩外傳》卷七

孔子困於陳蔡之間，即三經之席，七日不食，藜羹不糝，弟子皆飢色，讀詩書習禮樂不休。子路進諫曰：「爲善者，天報之以福。爲不善者，天報之以禍。今夫子積德累仁，爲善久矣。意者有遺行乎，奚居之隱也。」孔子曰：「由，來。汝小人也，未講於論也。居，吾語汝。子以知者爲無罪乎，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。子以義者爲聽乎，則伍子胥爲何抉目而懸吳東門。子以廉者爲用乎，則伯夷叔齊何爲餓於首陽之山。子以忠者爲用乎，則鮑叔何爲而不用，葉公子高終身不仕，鮑焦抱木而立，子推登山而燔。

故君子博學深謀，不遇時者眾矣。豈獨丘哉。賢不肖者，材也。遇不遇者，時也。今無有時，賢安所用哉。

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，立爲天子，其遇堯也。傅說負土而版築，以爲大夫，其遇武丁也。伊尹故有莘氏僮也，負鼎操俎調五味，而立爲相，其遇湯也。呂望行年五十，賣食棘津，年七十屠於朝歌，九十乃爲天子師，則遇文王也。管夷吾束縛自檻車，以爲仲父，則遇齊桓公也。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，爲秦伯牧牛，舉爲大夫，則遇秦繆公也。虞丘名聞於天下，以爲令尹，讓於孫叔敖，則遇楚莊王也。伍子胥前功多，後戮死，非知有盛衰也。前遇闔閭，後遇夫差也。夫驥罷鹽車，此非無形容也，莫知之也。使驥不得伯樂，安得千里之足。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。

夫蘭芷生於茂林之中，深山之間，不爲人莫見之故不芬。夫學者，非爲通也。爲窮而不困，憂而志不衰，先知禍福之終始，而心無惑焉。故聖人隱居深念，獨聞獨見。

夫舜亦聖賢矣，南面而治天下，惟其遇堯也。使舜居桀紂之世，能自免於刑

戮之中，則爲善矣，亦何位之有。桀殺關龍逢，紂殺王子比干。當此之時，豈關龍逢無知，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。此皆不遇時也。故君子務學脩身端行，而須其時者也。子無惑焉。」詩曰：「鶴鳴九皋，聲聞于天。」

3.《說苑・雜言篇》

孔子困於陳蔡之間，居環堵之內，席三經之席，七日不食，藜羹不糝，弟子皆饑色，讀詩書治禮不休。子路進諫曰：「凡人爲善者，天報以福。爲不善者，天報以禍。今先生積德行，爲善久矣。意者尚有遺行乎，奚居之隱也。」孔子曰：「由，來。汝不知，坐，吾語汝。子以夫知者爲不知乎，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。以諫者爲必聽乎，伍子胥何爲抉目於東門。子以廉者爲必用乎，則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。子以忠者爲必用乎，則鮑莊何爲而肉枯。荊公子高終身不顯，鮑焦抱木而立枯，介子推登山焚死。故夫君子博學深謀，不遇時者眾矣。豈獨丘哉。賢不肖者，才也。爲不爲者，人也。遇不遇者，時也。死生者，命也。有其才，不遇其時，雖才不用。苟遇其時，何難之有。故舜耕歷山，而陶於河畔，立爲天子，則其遇堯也。傅說負壤土，釋板築，而立佐天子，則其遇武丁也。伊尹有莘氏媵臣也，負鼎俎，調五味，而佐天子，則其遇成湯也。呂望行年五十，賣食於棘津，行年七十，屠牛朝歌，行年九十，爲天子師，則其遇文王也。管夷吾束縛自膠目，居檻車中，自車中起爲仲父，則其遇齊桓公也。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，伯氏牧牛，以爲卿大夫，則其遇秦穆公也。沈尹名聞天下，以爲令尹，而讓孫叔敖，則其遇楚莊王也。伍子胥前多功，後戮死，非其智益衰也。前遇闔閭，後遇夫差也。夫驥厄罷鹽車，非無驥狀也，夫世莫能知也。使驥得王良造父，驥無千里之足乎。

芷蘭生深林，非爲無人而不香。故學者，非爲通也。爲窮而不困也，憂而志不衰也，先知禍福之終始，而心而（不）惑也。聖人之深念，獨知獨見。

舜亦賢聖矣，南面治天下，唯其遇堯也。使舜居桀紂之世，能自免刑戮固可也，又何官得治乎。夫桀殺關龍逢，而紂殺王子比干。當是時，豈關龍逢無知，而王子比干無惠哉。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。故君子疾學修身端行，而須其時也。」

4.《孔子家語・在厄篇》

楚昭王聘孔子。孔子往拜禮焉。路出于陳蔡。陳蔡大夫相與謀曰：「孔子聖賢。其所刺譏，皆中諸侯之病。若用於楚，則陳蔡危矣。」遂使徒兵距孔子。孔子不得行，絕糧七日，外無所通，藜羹不充，從者皆病。孔子愈慷慨，講誦絃歌不衰。乃召子路而問焉，曰：「詩云：『匪兕匪虎，率彼曠野。』吾道非乎，奚爲至於此。」子路慍作色而對曰：「君子無所困。意者夫子未仁與，人之弗吾信也。意者夫子未智與，人之弗吾行也。且由也，昔者聞諸夫子。曰：『爲善者，天報以之福。爲不善者，天報之以禍。』今夫子積德懷義，行之久矣，奚居之窮也。」子曰：「由未之識也，吾語汝。汝以仁者爲必信也，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。汝以智者爲必用也，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。汝以忠者爲必報也，則關龍逢不見刑。汝以諫者爲必聽也，則伍子胥不見殺。

夫遇不遇者，時也。賢不肖者，才也。君子博學深謀，而不遇時者眾矣。由是觀之，不遇世者眾矣。何獨丘哉。

且芝蘭生於深林，不以無人而不芳。君子脩道立德，不爲窮困而改節。爲之者，人也。生死者，命也。

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，生於曹衛。越王句踐之有霸心，生於會稽。故居下而無憂者，則思不遠。處身而常逸者志不廣。庸知其終始乎。」子路出，召子貢，告如子路。子貢曰：「夫子之道至大，故天下莫能容。夫子蓋少貶焉。」子曰：「賜，良農能稼，不必即穡。良工能巧，不能爲順。君子能修其道，綱而紀之，不必其能容。今不修其道，而求其容。賜，爾志不廣矣，思不遠矣。」子貢出。顏回曰：「夫子之道至大，天下莫能容。雖然，夫子推而行之。世不我用，有國者之醜也。夫子何病焉。不容然後見君子。」孔子欣然嘆曰：「有是哉，顏氏之子。使爾多財，吾爲爾宰。」

上引四文獻中，皆無「天人之分」一詞。我們可以認爲原本包含在上述故事中的「天人」關係思想，隨著時代而逐漸地稀薄化。但是，筆者考察的並非「天人之分」一詞之有無，而是在上述文獻中，與〈窮達以時〉相通的其他詞、句子或文章，做過這個考察之後，再思考〈窮達以時〉這份文本，就比較容易理解：〈窮達以時〉整體是以「天人之分」這個觀念貫串起來的文本。以下就是筆者的幾個初步結論。

（二）、相關文獻的檢討

第一、〈窮達以時〉第一章

有其人、無其世、雖賢弗行矣。苟有其世、何難之有哉。

《荀子・宥坐篇》，作

今有其人，不遇其時，雖賢，其能行乎。苟遇其時，何難之有。

《韓詩外傳》卷七，作

今無有時，賢安所用哉。

《說苑・雜言篇》，作

有其才，不遇其時，雖才不用。苟遇其時，何難之有。⓯

其中以《荀子・宥坐篇》把〈窮達以時〉的原型保存得最好，一看就明白。《荀子・宥坐篇》保留了〈窮達以時〉中的「人」字，因此與《荀子・天論篇》的「天人之分」思想大致相同。進一步說，即《荀子・天論篇》的「天人之分」說尚保存命脈。而且，若根據以後的二文獻將〈窮達以時〉的「無其世」、「有其世」改寫爲「不遇其時」、「遇其時」，則可判斷該「世」大致與「遇」或「時」同義。在《荀子・宥坐篇》和《孔子家語・在厄篇》，「不遇時者」和「不遇世者」兩者並排出現，而這也可看作是「世」和「時」同義的可靠證據。而且，若〈窮達以時〉的「世」和「遇」或「時」大致同義時，則以〈窮達以時〉第三章的

遇不遇，天也。

爲媒介，認爲此「世」是與「天」大致同意，或補捉爲「天」之下位概念亦無不可。

第二、在〈窮達以時〉第二章，以

舜耕於鬲山、陶拍於河匼、立而為天子、遇堯也。

爲始，此外還有「邵繇」遇「武丁」、「呂望」遇周文王、管夷吾遇齊桓公、「百里奚」遇秦穆公、孫叔遇楚莊王、「虞丘」遇楚莊王、伍子胥遇「闔閭、夫差」、「驥、騏」遇「告」的文章。他們都是「天人有分」的事例。

下面我會詳細說明，還有許多文本中，也同樣列舉了許多歷史上「遇」的事例，不見於《荀子・宥坐篇》、《孔子家語・在厄篇》，卻見於《韓詩外傳》卷七，《說苑・雜言篇》。然而，《荀子・宥坐篇》、《孔子家語・在厄篇》雖然沒有列舉，從文氣讀來，卻留著像是列舉過事例的痕跡。例如《荀子・宥坐篇》、《孔子家語・在厄篇》均有

⓯〈窮達以時〉這一句，在《孔子家語・在厄篇》已消失了。

夫遇不遇者，時也。

即是。⓰此「遇不遇」，在另外四種文獻中，雖可看到

……不遇時者多矣。……不遇世者眾矣。……不遇其時，……苟遇其時，……。
（《荀子》宥坐篇）

……不遇時者眾矣。……此皆不遇時也。（《韓詩外傳》卷七）

……不遇時者眾矣。……不遇其時，……苟遇其時，……。（《說苑・雜言篇》）

……而不遇時者眾矣。……不遇世者眾矣。（《孔子家語・在厄篇》）

已與「遇時」、「不遇時」、「不遇世」混同，本來是「舜」是否「遇堯」，「傅說」是否「遇武丁」等之意。因此，《荀子・宥坐篇》、《孔子家語・在厄篇》的

夫遇不遇者，時也。

就不得不認爲是根據同樣的許多「遇」的事例作列舉了。而且，四文獻中的「時」的概念，也與『窮達以時』第三章的

遇不遇，天也。

的「天」大致同意，或是可以當作「天」之下位概念來把玩，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在該四種文獻的基礎上，曾經存在著「天人」關係的思想。若由這點再回到〈窮達以時〉，則承認那是按「天人之分」書寫的，應無問題。

第三、在〈窮達以時〉第三章，有

遇不遇、天也。動非為達也、故窮而不〔困。學非〕為名也，故莫之知而不憐。〔芷蘭生於深林，非以無人〕嗅而不芳。無茖堇愈埴山石、不為（無人不）☐

的文章。筆者在先前的「貳、一、〈窮達以時〉的構成及其邏輯的展開」中，根據「動非爲達也」以下的論述，而得到作者進行「天人之分」後，重點在「人」的結論。但這個結論是透過分析〈窮達以時〉文本，以及其邏輯的展開而得到的推論，並非有其他客觀的、無可懷疑的明證。

然而，若查看那四份文獻，則《荀子・宥作篇》中有

夫遇不遇者，時也。賢不肖者，材也。……且夫芷蘭生於深林，非以無人而不芳。君子之學，非爲通也。爲窮而不困，憂而意不衰也，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。夫賢不肖者，材也。爲不爲者，人也。遇不遇者，時也。死生者，命也。

⓰順便一提，「夫遇不遇者，時也」一文，不僅在《荀子》宥坐篇、《孔子家語・在厄篇》、在《韓詩外傳》卷七、《說苑・雜言篇》也可看到大致相同的內容。

《韓詩外傳》卷七有

賢不肖者，材也。遇不遇者，時也。……夫蘭芷生於茂林之中，深山之間，不爲人莫見之故不芬。夫學者，非爲通也。爲窮而不困，憂而志不衰，先知禍福之終始，而心無惑焉。故聖人隱居深念，獨聞獨見。

《說苑・雜言篇》有

賢不肖者，才也。爲不爲者，人也。遇不遇者，時也。死生者，命也。……芷蘭生深林，非爲無人而不香。故學者，非爲通也。爲窮而不困也，憂而志不衰也，先知禍福之終始，而心而〔不〕惑也。聖人之深念，獨知獨見。

《孔子家語・在厄篇》有

夫遇不遇者，時也。賢不肖者，才也。……且芝蘭生於深林，不以無人而不芳。君子脩道立德，不爲窮困而改節。爲之者，人也。生死者，命也。

其中，只有《韓詩外傳》卷七稍微有點曖昧，其他三文獻皆在「芷蘭」文句的前後，明言：

爲不爲者，人也。（《荀子・宥作篇》、《說苑・雜言篇》）

爲之者，人也。（《孔子家語・在厄篇》）

也就是主張：爲「人」應爲之事。由此再回到〈窮達以時〉，則我想可以承認「動非爲達也」以下，表達的是「天人之分」的觀念。

但若注意四文獻中「芷蘭」文句前後的各種對偶論式，我們發現

夫遇不遇者，時也。賢不肖者，材也。……夫賢不肖者，材也。爲不爲者，人也。遇不遇者，時也。死生者，命也。（《荀子》宥坐篇）

賢不肖者，材也。遇不遇者，時也。（《韓詩外傳》卷七）

賢不肖者，才也。爲不爲者，人也。遇不遇者，時也。死生者，命也。（《說苑》雜言篇）

夫遇不遇者，時也。賢不肖者，才也。……爲之者，人也。生死者，命也。（《孔子家語》在厄篇）

材（或「才」）、「人」、「時」、「命」四個概念並列，一方面「天」的概念沒出現，另一方面這四個概念之間的相互關係也不明確。因此，不可否認地〈窮達以時〉以「天人」關係思考世界（人類、社會）之思惟，在四種文獻中畢竟還是淡化了。

第四、在〈窮達以時〉第四章有

善否己也、窮達以時。德行一也、毀譽在旁。聽之代、毋之白。☑不釐。

窮達以時、幽明不再。故君子淳於反己。■

一文，在上述所舉四文獻中看不到的。可是筆者在其他文獻，找到了類似詞句的表述。如《荀子・天論篇》：

楚王後車千乘，非知也。君子啜菽飲水，非愚也。是節然也。若夫心〔志〕意脩，德性厚，知慮明，生於今而志乎古，則是其在我者也。故君子敬其在己者，而不慕其在天者。小人錯其在己者，而慕其在天者。君子敬其在己者，而不慕其在天者，是以日進也。小人錯其在己者，而慕其在天者，是以日退也。故君子之所以日進，與小人之所以日退，一也。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縣者，在此耳。

《墨子・非儒下》，有

有強執有命說議曰：「壽夭貧富，安危治亂，固有天命，不可損益。窮達賞罰幸否有極，人之知力，不能爲焉。」群吏信之，則怠於分職。庶人信之，則怠於從事。吏不治則亂，農事緩則貧。貧且亂〔倍〕政之本，而儒者以爲道教，是賊天下之人者也。

《淮南子・繆稱篇》，有

人無能作也，有能爲也。有能爲也，而無能成也。人之爲，天成之。終身爲善，非天不行。終身爲不善，非天不亡。故善否，我也。禍福，非我也。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。性者，所受於天也。命者，所遭於時也。有其材，不遇其世，天也。太公何力，比干何罪，循性而行指，或害或利。求之有道，得之在命，故君子能爲善，而不能必其得福。不忍爲非，而未能必其免禍。

同樣在《淮南子・齊俗篇》，有

故趨舍同，誹譽在俗。意行鈞，窮達在時。湯武之累行積善，可及也。其遭桀紂之世，天授也。今有湯武之意，而無桀紂之時，而欲成霸王之業，亦不幾矣。

同樣在《淮南子・人間篇》，有

夫戟者，所以攻城也。鏡者，所以照形也。宮人得戟則以刈葵，盲者得鏡則以蓋卮，不知所施之也。故善鄙同，誹譽在俗。趨舍同，逆順在時。狂譎不受祿而誅，段干木辭相而顯，所行同也，而利害異者，時使然也。故聖人雖有其志，不遇其世，僅足以容身，何功名之可致也。

這些文本中，《荀子・天論篇》即使除去開頭與「天人之分」共通的詞，思想和表現方式都與〈窮達以時〉極爲類似，其與〈窮達以時〉的關係是值得注目的。⑰那「其在天者」與「其在我者」、「其在己者」對比，無可懷疑地是「天人之分」的一種表現，因此，在邏輯上實踐的「我」、「己」屬於「人」，亦無疑問。若是如此的話，出現在〈窮達以時〉的

善否己也、……古君子淳於反己。■

「己」理應也放在「天人之分」的另一半——「人」——之位置上。

其次談《墨子・非儒下》。由於其中包含了批判《荀子》思想的地方，因此可以認爲它是戰國時代末期的文獻，⑱但是墨子卻一面批評儒家的「天命」思想，有陷於悲觀的、難以振作的宿命論之危險性，一面訴說「窮達」等是「人之知力，不能爲焉。」這是當時流行「天人之分」思想，甚至超越了不同學派的證據。

《淮南子》是西漢武帝初年(138 BC)，道家的信奉者淮南王劉安編纂的雜家著作。⑲這書整體上強烈地充滿著道家思想的影響，因此在討論「天人」關係時，在「人」這一方面，並不承認個人的存在。雖然把「人」收攝在「天」之中的道家傾向極爲濃厚，但是〈繆稱篇〉的

人無能作也，有無能也。有能爲也，而無能成也。人之爲，天成之。終身爲善，非天不行。終身爲不善，非天不亡。

〈齊俗篇〉的

湯武之累行積善，可及也。其遭桀紂之世，天授也。

可以感覺到先前流行一時、超越學派的「天人之分」的痕跡。而且，若從此再回到〈窮達以時〉的寫作時代，我們可以認爲這些文本是以「天人之分」的觀念來書寫的。

⑰ 相當於《荀子・天論篇》的
楚王後車千乘，非知也。君子啜菽飲水，非愚也。是節然也。
雖不見於〈窮達以時〉，但在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，有
舜之耕漁，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。其未遇時也，以其徒屬，堀地財，取水利，編蒲葦，結罟網，手足胼胝不居，然後免於凍餒之患。其遇時也，登爲天子，賢士歸之，萬民譽之，丈夫女子，振振殷殷，無不載說。舜自爲詩，曰：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」，所以見盡有之也。盡有之，賢非加也。盡無之，賢非損也。時使然也。
後者必是在前者之影響下所成的文章。

⑱ 渡邊卓《古代中國思想の研究》(創文社，1973年2月)，第三部〈墨家の集團とその思想〉，第一編〈原典批判〉、第二章〈《墨子》諸篇の著作年代〉、三〈十論以外〉、三〈耕柱篇以下の五篇ゑらびに非儒篇〉，541頁-543頁。

⑲ 拙著《淮南子—知の百科》（講談社，1989年六月）、〈解說《淮南子》の成立—《史記》と《漢書》とそ讀んご—〉、Ⅲ〈淮南王の入朝と內篇の獻上と〉，10頁—11頁，及Ⅷ〈《淮南子》の著作〉，28頁—31頁。

三、〈窮達以時〉和《呂氏春秋・慎人篇》

《呂氏春秋・慎人篇》是類似〈窮達以時〉的重要資料，可是文物本的〈說明〉並未提到這份文獻。相關文本全文如下。

（一）《呂氏春秋・慎人篇》

六曰，功名大立，天也。爲是故，因不慎其人，不可。夫舜遇堯，天也。舜耕於歷山，陶於河濱，釣於雷澤，天下說之，秀士從之，人也。夫禹遇舜，天也。禹周於天下，以求賢者，事利黔首，水潦川澤之湛滯壅塞可通者，禹盡爲之，人也。夫湯遇桀、武遇紂，天也。湯武修身積善爲義，以憂苦於民，人也。

舜之耕漁，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。其未遇時也，以其徒屬，堀地財，取水利，編蒲葦，結罘網，手足胼胝不居，然後免於凍餒之患。其遇時也，登爲天子，賢士歸之，萬民譽之，丈夫女子，振振殷殷，無不載說。舜自爲詩，曰：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」，所以見盡有之也。盡有之，賢非加也。盡無之，賢非損也。時使然也。

百里奚之未遇時也，亡虢而虜晉，飯牛於秦，傅鬻以五羊之皮。公孫枝得而說之，獻諸繆公，三日，請屬事焉。繆公曰：「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，無乃天下笑乎。」公孫枝對曰：「信賢而任之，君之明也。讓賢而下之，臣之忠也。君爲明君，臣爲忠臣，彼信賢，境內將服，敵國且畏，夫誰暇笑哉。」繆公遂用之。謀無不當，舉必有功，非加賢也。使百里奚雖賢，無得繆公，必無此名矣。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。故人主之欲求士者，不可不務博也。

孔子窮於陳蔡之閒，七日不嘗食，藜羹不糝。宰予備矣，孔子弦歌於室，顏回擇菜於外。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：「夫子逐於魯，削跡於衛，伐樹於宋，窮於陳蔡。殺夫子者無罪，藉夫子者不禁。夫子弦歌鼓舞，未嘗絕音。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。」顏回無以對，入以告孔子。孔子　然推琴，喟然而嘆曰：「由與賜，小人也。召，吾語之。」子路與子貢入。子貢曰：「如此者，可謂窮矣。」孔子曰：「是何言也。君子達於道之謂達，窮於道之謂窮。今丘也拘仁義之道，以遭亂世之患，其所也，何窮之謂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，臨難

而不失其德。大寒既至，霜雪既降，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。昔桓公得之莒，文公得之曹，越王得之會稽。陳蔡之阨，於丘其幸乎。」孔子烈然返瑟而弦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。子貢曰：「吾不知天之高也，不知地之下也。」古之得道者，窮亦樂，達亦樂。所樂非窮達也，道得於此，則窮達一也，爲寒暑風雨之序矣。故許由虞乎潁陽，而共伯得乎共首。

（二）《呂氏春秋》之成書年代和〈慎人篇〉所屬之學派

《呂氏春秋》這本書，根據〈序意篇〉，在戰國時代末期(239 BC)開始編纂，最遲是在編纂者呂不韋自殺的那年(235 BC)成書的。至今仍爲定論。⑳

《呂氏春秋・慎人篇》，據劉汝霖〈呂氏春秋之分析〉，以爲道家之作：㉑

本篇大意，說富貴有時不可強求，貧賤之中，自有樂趣，不可因爲跂求富貴，以失目前之樂。大半採自莊子讓王篇。

又，陳奇猷教授在《呂氏春秋校釋》，認爲是陰陽家之作：㉒

奇猷案：慎、順雖通（詳尊師「注二五」），然審篇中之意，蓋謂功名之成，固必遇時。亦必遇人，又必謹於人事（說文：「慎，謹也」），則「慎」爲正字，「順」爲借字也。又案：此篇闡明遇時，遇人而後成之意，與前長攻同一旨趣，則此篇亦陰陽家之作也。

然而，筆者不以爲然。另一方面，沼　正隆則認爲〈慎人篇〉的孔子受難故事，表現的是儒家思想，而此故事是源自《論語・衛靈公篇》：

在陳絕量，從者病莫能興。子路慍見曰，「君子亦有窮乎。」子曰，「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」

但在〈慎人篇〉之末段，有如下的敘述：

古之得道者，窮亦樂，達亦樂。所樂非窮達也，道得於此，則窮達一也，爲寒暑風雨之序矣。故許由虞乎潁陽，而共伯得乎共首。

則是道家借孔子窮厄的故事，來說明老莊的人生觀的。㉓

筆者同意《呂氏春秋・慎人篇》基本上爲儒家之作，但是由其中「天人之分」的

⑳ 沼　正隆《呂氏春秋の思想的研究》（汲古書院，1997年3月），第一章〈序說〉，六〈呂氏春秋の成立年代〉，38頁—41頁。

㉑ 羅根澤編著《古史辨》六（複印版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年11月），上編（起民國15年6月，迄25年7月），三0六，（二）〈道家〉，347頁。

㉒ 陳奇猷教授《呂氏春秋校釋》二（學林出版社，1984年四月），〈孝行覽第二〉、〈慎人〉、〔校釋〕〔一〕，804頁。

㉓《呂氏春秋の思想的研究》，第二章〈儒家思想〉，五〈呂氏春秋と孔子說話〉，108頁—111頁。

思想來判斷，在儒家中可視爲是荀子或其周邊（即荀子學派）之作。如該篇之末：

> 古之得道者，窮亦樂，達亦樂。所樂非窮達也，道得於此，則窮達一也，爲寒暑風雨之序矣。故許由虞乎潁陽，而共伯得乎共首。

正如沼　正隆所論，其思想內容相當接近老莊，㉔但是戰國末期荀子或其流派早已受到老莊思想很大的影響，也是明白的事實；如果〈愼人篇〉作者受過老莊思想很大的影響，那麼我想把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收入荀子學派之作這個範圍應該是沒有問題的。

（三）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與前引四種文獻之共通點

我在〔貳、二〕討論過的與〈窮達以時〉相關的文獻，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與它們有共通、一致之處，同時也與更早的〈窮達以時〉有共通一致之點。

首先指出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與其他四種文獻共通一致的重要各點。

第一、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和其他四種文獻的基本思想，皆是主張：人「遇」或「不遇」，取決於「天」或「時」，所以有「遇時」或「不遇時」之論；可是不論「窮」或「達」，人必須認眞努力，因爲那是屬於「人」的領域之事。㉕

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提到「舜」的事蹟，該段的末尾作

> 盡有之，賢非加也。盡無之，賢非損也。時使然也。

只強調屬於「天」的「時」之重要性。可是提到「百里奚」事蹟的那段，末尾作

> 使百里奚雖賢，無得繆公，必無此名矣。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。故人主之欲求士者，不可不務博也。

㉔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最後一段與《莊子・讓王篇》一章幾乎相同，這是《莊子》取自《呂氏春秋》，而非《呂氏春秋》取自《莊子》。關於這個問題，請參看津田左右吉《論語と孔子の思想》（全集本第十四卷，岩波書店，1964年11月），第一編〈世に傳へられこゐる孔子のことば〉，第一章〈論語のと關係のない孔子のことば〉，三〈孔子に關する物語のことば〉，24頁—28頁。因此，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的最後一段，表現的思想類似注⑩引用的《莊子・德充符篇》，如下：

生死存亡，窮達貧富，賢與不肖毀譽，饑渴寒暑，是事之變，命之行也。日夜相代乎前，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。

當然是道家的思想，但是另外同在《墨子・非儒下篇》，作

壽夭貧富，安危治亂，固有天命，不可損益。窮達賞罰幸否有極，人之知力，不能爲焉。

當時認爲是儒家的思想。另外，類似的思想表現在注❻所引用的《淮南子・齊俗篇》，如下：

故趨舍同，誹譽在俗。意行鈞，窮達在時。湯武之累行積善，可及也。其遭桀紂之世，天授也。今有湯武之意，而無桀紂之時，而欲成霸王之業，亦不幾矣。

這確實有濃厚的道家思想色彩，但是這並非是純粹的道家色彩，故我們不得不說攙雜了很多儒家的思想。

㉕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的思想，楠山春樹教授《呂氏春秋》中（新編漢文選，明治書院，1997年5月）〈解題〉（第10頁）有如下的敘述：〈孝行覽〉——如同〈愼人篇〉，也有主張人反而要超越時間，做該做的事的章句，論點儘管各式各樣，但一般認爲總之似在討論「時機」的論點上有共通點。又13頁，作者說：若討論儒家的關聯，透過一篇就能明顯的知道是儒家說的只有〈孝行覽〉。作爲適當的主題中的一實例，雖然到處可看到讚美孔子旨趣的文章，但是該主題本身，未必能稱做是純粹的儒家思想（〈孝行覽（六）愼人〉、〈審分覽（三）任數〉、〈審應覽（三）精諭〉等）。筆者對這些「解題」大致贊成。

或強調「得繆公」即「遇繆公」的重要性，或要求「人主」在重用人材時「務博」，因此要清楚地把握每個論點時，反倒有一些困難了。㉖

然而，如下所述，若考慮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包含了「天人之分」的原始理論和兩種「遇」的意思，則「舜」的事例之

> 舜之耕漁，……其未遇時也，以其徒屬，堀地財，取水利，編蒲葦，結罟網，手足胼胝不居，然後免於凍餒之患。

和「百里奚」的事例之

> 百里奚之未遇時也，亡虢而虜晉，販牛於秦，傅鬻以五羊之皮。

皆可推測屬於「人」之位置。在「孔子」事例中，「窮於陳蔡之間」的孔子言行，必定也是爲了「得道」以「人」爲本位。

因此，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也是主張人「遇」、「不遇」在「天」，所以不管「遇時」與否，人應認眞努力，盡「人」的本分。不過，這一共通點其實與〈窮達以時〉的思想基本上相同，所以上述六種文獻說不定可說有共通、一致的思想特徵。

第二、除了上面的共通點，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與其他四種文獻特別重視孔子在陳蔡之間的遭厄故事。可是〈窮達以時〉卻沒提到這個故事，這是〈窮達以時〉與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及其他文獻不同之點。

附帶一提，在描敘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的諸文獻中，討論「天人」關係的章句，只有《莊子・山木篇》一篇而已：㉗

>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，七日不火食。左據槁木，右擊槁枝，而歌焱氏之風，有其具而無其數，有其聲而無宮角。木聲與人聲，犁然有當於人之心。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。
>
> 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，愛己而造哀也。曰：「回，『無受天損易，無受人益難。無始而非卒也。人與天一也。』夫今之歌者，其誰乎。」
>
> 回曰：「敢問『無受天損易。』」
>
> 仲尼曰：「飢渴寒暑，窮桎不行，天地之行也，運物之泄也。言與之偕逝之謂也。爲人臣者，不敢去之。執臣之道猶若是，而況乎所以待天乎。」
>
> 「何謂『無受人益難。』」

㉖「孔子」的事蹟，該段的末尾，作如下：
古之得道者，窮亦樂，達亦樂。所樂非窮達也，道得於此，則窮達一也，爲寒暑風雨之序矣。故許由虞乎潁陽，而共伯得乎共首。
這是簡單扼要的結論，因此可以明瞭且容易地把握其論點。

㉗指出這個事實的論著，有內山俊彥教授《荀子》（講談社學術文庫，講談社，1999年9月），「あと」，338頁。拙著《郭店楚簡老子研究》（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思想文化學研究室，1999年11月）〈前書の〉，二〈郭店一號墓の下葬年代〉，9頁。

仲尼曰：「始用四達，爵祿並至而不窮，物之所利，乃非己也。吾命有在外者也。君子不爲盜，賢人不爲竊。吾若取之何哉。故曰：「鳥莫知於　　。」目之所不宜處，不給視。雖落其實，棄之而走，其畏人也。而襲諸人間，社稷存焉爾。」

「何謂『無始而非卒。』」

仲尼曰：「化其萬物，而不知其禪之者。焉知其所終，焉知其所始。正而待之而已耳。」

「何謂『人與天一』邪。」

仲尼曰：「有人，天也。有天，亦天也。人之不能有天，性也。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。」

不用說，《莊子・山木篇》也是道家書，所以在討論「天人」關係時，不承認「人」有獨立的存在意義，而把「人」收攝到「天」之中。但其中卻可以找到與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（或〈窮達以時〉）共通的思想和字句。例如《莊子・山木篇》下面的：

飢渴寒暑，窮桎不行，天地之行也，運物之泄也。言與之偕逝之謂也。爲人臣者，不敢去之。執臣之道猶若是，而況乎所以待天乎。

與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的

古之得道者，窮亦樂，達亦樂。所樂非窮達也，道得於此，則窮達一也，爲寒暑風雨之序矣。

大略同思想的表現。附帶一提，《莊子・山木篇》還有下面一段：

始用四達，爵祿並至而不窮，物之所利，乃非己也。吾命有在外者也。

與〈窮達以時〉的

善否己也、窮達以時。德行一也、毀譽在旁。聖之弋、毋之白。

幾乎是一樣的思想。特別是後者的「善否己也」，可能是前者「乃非己也」的相反命題之一。而且《莊子・山木篇》借仲尼之口，主張

無受天損易，無受人益難。……人與天一也。……有人，天也。有天，亦天也。人之不能有天，性也。

因此，筆者認爲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（以及〈窮達以時〉）與《莊子・山木篇》雖然幾乎在同一時代中成篇，可是思想傾向不同，甚至意趣相反，不過它們的作者處身於相同的思想環境裡，彼此交光互影，互相授受影響，或不可免。

第三、筆者在〔貳之二〕「與〈窮達以時〉相關的文獻」中，指出：「遇」這個重要的詞，已有兩種意思之混同。這在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也可發現，這是另一個共通點。具體地說，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前面說

> 夫舜遇堯，天也。

和

> 舜耕於歷山，陶於河濱，釣於雷澤，天下說之，秀士從之，人也。

之相互關係，與後面的

> 其遇時也，登爲天子，賢士歸之，萬民譽之，丈夫女子，振振殷殷，無不載說。舜自爲詩，曰：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」，所以見盡有之也。盡有之，賢非加也。盡無之，賢非損也。時使然也。
>
> 舜之耕漁，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。其未遇時也，以其徒屬，堀地財，取水利，編蒲葦，結罟網，手足胼胝不居，然後免於凍餒之患。

之相互關係，本來理應是不同的。其原因是後者的「其遇時也」和「其未遇時也」，本來任何一方理當都屬於「天」。可是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，把兩種「遇」放在一起，不外是把兩者的意思混淆了。㉓另一方面，〈窮達以時〉沒有這種混同，這也是它與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及另外四種文獻不同之點。

㉓ 附帶一提，《呂氏春秋》中專門討論「遇時」、「不遇時」的是〈首時篇〉：

墨者有田鳩，欲見秦惠王，留秦三年，而弗得見。客人有言之於楚王者，往見楚王，楚王說之，與將軍之節以如秦，至因見惠王。告人曰：「之秦之道，乃之楚乎。」固有近之而遠，遠之而近者。時亦然。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，有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。聖人之見時，若步之與影不可離。故有道之士未遇時，隱匿分竄，勤以待時。時至，有從布衣而爲天子者，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，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，有從匹夫而報萬乘者，故聖人之所貴唯時也。水凍方固，后稷不種，后稷之種必待春，故人雖智而不遇時無功。方葉之茂美，終日采之而不知。秋霜既下，眾林皆羸。事之難易不在小大，務在知時。……

飢馬盈廄，嘆然，未見芻也。飢狗盈窖，嘆然，未見骨也。見骨與芻，動不可禁。亂世之民嘆然，未見賢者也，見賢人則往不可止。往者非其形，心之謂乎。齊以東帝困於天下，而魯取徐州。邯鄲以壽陵困於萬民，而衛取蘭氏。以魯衛之細，而皆得志於大國，遇其時也。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，亂世當之矣。天不再與，時不久留，能不兩工，事在當之。

在此同一篇中並沒有把「遇」字與權力者相遇之意混用的事實。

另一方面，《呂氏春秋》專門討論「桀紂」「遇湯武」，「湯武」「遇桀紂」等事的是〈長攻篇〉：

五曰，凡治亂存亡，安危彊弱，必有其遇，然後可成，各一則不設。故桀紂雖不肖，其亡遇湯武也。遇湯武，天也，非桀紂之不肖也。湯武雖賢，其王遇桀紂也。遇桀紂，天也，非湯武之賢也。若桀紂不遇湯武，未必亡也。桀紂不亡，雖不肖，辱未至於此。若使湯武不遇桀紂，未必王也。湯武不王，雖賢，顯未至於此。故人主有大功，不聞不肖。亡國之主，不聞賢。譬之若良農，辯土地之宜，謹耕耨之事，未必收也。然而收者，必此人也始在於遇時雨。遇時雨，天地也，非良農所能爲也。

在此同一篇中也沒有把「遇」字和「遇時」、「不遇時」之意混用的事實。另外，後者的「此人」的「人」是「天人」關係論的「人」，即人爲之意。「天地也」的「地」是衍字（據俞樾、陳昌齊、陳奇猷之說）。又，「遇時雨」，是「遇湯武」、「遇桀紂」等之比喻，與「遇時」完全無關。

（四）《呂氏春秋・慎人篇》與〈窮達以時〉的共通點

其次，筆者欲指出《呂氏春秋・慎人篇》與〈窮達以時〉共通、一致之重要各點。

第一、《呂氏春秋・慎人篇》與〈窮達以時〉皆明確地敘述了「天人之分」的思想，《呂氏春秋・慎人篇》篇首，作

> 功名大立，天也。爲是故，因不慎其人，不可。

揭示「天人之分」的原始理論。其所指若根據下文，則「舜」因「遇堯」，「禹」因「遇舜」等，至「功名」「大立」，即使在該世界的意義是極爲重要，但卻是「天」決定的，人爲能及的範圍內不具備，因此，人不如謹守本分，在人爲所及範圍內的「人」努力，其意義與「天」並列，非常重要。㉙

其次《呂氏春秋・慎人篇》中有

> 夫舜遇堯，天也。舜耕於歷山，陶於河濱，釣於雷澤，天下說之，秀士從之，人也。
>
> 夫禹遇舜，天也。禹周於天下，以求賢者，事利黔首，水潦川澤之湛滯壅塞可通者，禹盡爲之，人也。
>
> 夫湯遇桀、武遇紂，天也。湯武修身積善爲義，以憂苦於民，人也。

對舜、禹、湯、武四人，一人一人的以「……，天也……，人也」固定論式討論他們的事蹟。可以看作是相當於〈窮達以時〉的「天人之分」的文章。但是，這也可以看成是列舉歷史事例輔助論證的技術。

而且，由此點重新回顧來思考時，〈窮達以時〉第二章舜的事蹟

舜耕於鬲山、陶拍於河匠

其實是與《呂氏春秋・慎人篇》同樣以人爲本位的論點

立而為天子、遇堯也。

其實可推知被放在「天」之位置。以下，同樣地

邵繇衣胎蓋、帽絰冢巾、釋板築、

邵望為臧棘今津、戰監門棘地、行年七十而屠牛於朝歌、

管夷吾拘繇束縛、釋桎梏、

百里奚餽五羊、為伯牧牛、釋板柊、

孫叔三斥邱思少司馬、

㉙ 與《呂氏春秋・慎人篇》篇首類似的文句，見《淮南子・繆稱篇》，作

功名遂成，天也。循理受順，人也。太公望周公旦，天非爲武王造之也。崇侯惡來，天非爲紂生之也。有其世，有其人也。

此文也主張「天」、「人」二分，但兩者同樣重要。

驥軶張山、騏塞於邵棘、非無體壯也。

皆是「人」，而

而佐天子、遇武丁也。（邵繇）

而為天子師、遇周文也。（呂望）

而為者侯相、遇齊桓也。（管夷吾）

而為朝卿、遇秦穆。（百里奚）

出而為命尹、遇楚莊也。（孫叔）

初淊酡，後名揚，非其德加。子胥前多功、後戮死、非其智衰也。（虞丘・子胥）

皆是「天」的作用。

雖然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清楚地表現了「天人之分」的思想，但是明確的「天人之分」觀念，僅出現在篇首而已。「舜之耕漁」以下的三段，則有不明確、稀釋的傾向。〈窮達以時〉僅在第一章明文標舉出「天人之分」的觀念，第二章以下的三章則含蓄在字裡行間，而不以明文討論。[30]

第二、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和〈窮達以時〉，皆列舉了歷史上的諸事例，並且敘述人與權力者相遇的必要性，不僅如此，在這些事例中包含著共通、一致之點。第一例是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的

> 夫舜遇堯，天也。舜耕於歷山，陶於河濱，釣於雷澤，天下說之，秀士從之，人也。……舜之耕漁，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。其未遇時也，以其徒屬，堀地財，取水利，編蒲葦，結罟網，手足胼胝不居，然後免於凍餒之患。其遇時也，登爲天子，賢士歸之，萬民譽之，丈夫女子，振振殷殷，無不載說。舜自爲詩，曰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」，所以見盡有之也。盡有之，賢非加也。盡無之，賢非損也。時使然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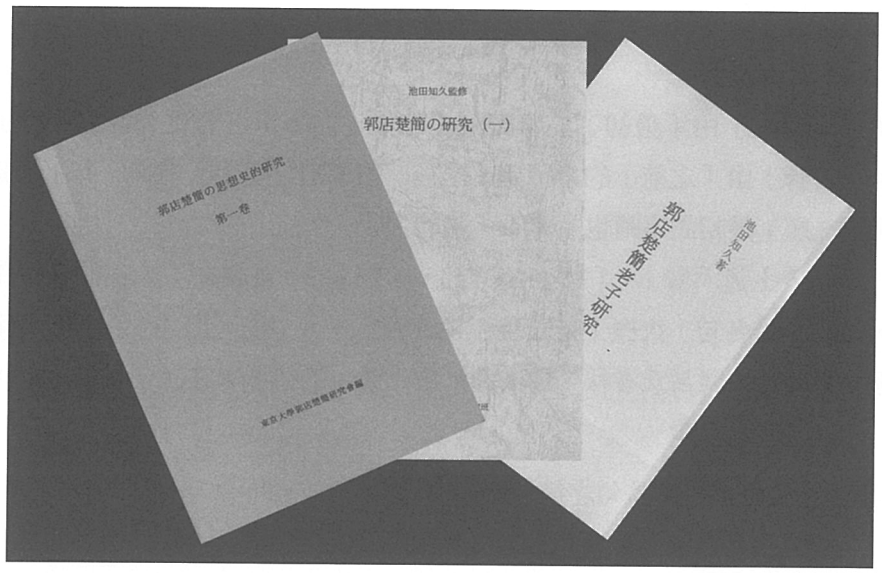
和〈窮達以時〉第二章的

舜耕於鬲山、陶拍於河匠、立而為天子、遇堯也。

第二例是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的

> 百里奚之未遇時也，亡虢而虜晉，販牛於秦，傅鬻以五羊之皮。公孫枝得而說之，獻諸繆公，三日，請屬事焉。繆公曰：「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，無乃天下笑乎。」公孫枝對曰：「信賢而任之，君之明也。讓賢而下之，臣之忠也。

[30] 順便一提，《荀子・宥坐篇》以下的四文獻，表面上「天人之分」完全不登場，此事已如前所見。



池田教授關於郭店楚簡的研究。

君爲明君，臣爲忠臣，彼信賢，境內將服，敵國且畏，夫誰暇笑哉。」繆公遂用之。謀無不當，舉必有功，非加賢也。使百里奚雖賢，無得繆公，必無此名矣。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。故人主之欲求士者，不可不務博也。

和〈窮達以時〉第二章的

百里奚餽五羊、為伯牧牛、釋板柽、而為朝卿、遇秦穆。

《荀子・宥坐篇》[31]和《孔子家語・在厄篇》不含上述兩個事例，可是《韓詩外傳》卷七和《說苑・雜言篇》卻有。

第三，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和〈窮達以時〉，皆輕視「人」的重要性，或是包含看似否定的特殊句子。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，「舜」的情形

……賢非加也。……賢非損也。

和「百里奚」的情形

……非加賢也。

即此。「舜」之「其未遇時也」的事功和「其遇時也」的事蹟迥異，但作者卻認爲那與「賢」之能力的「加、損」完全無關；[32]而「百里奚」只不過是「遇時也」，並不是「賢」的能力「增加」了的緣故。〈窮達以時〉第二章的「虞丘、子胥」的情形

…、非其德加。…、非其智衰也。

[31] 荀子和其後學，討論舜與堯的關係，與〈窮達以時〉和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一樣，以「遇」、「不遇」這個概念來理解，見《荀子・成相篇》：
堯授能，舜遇時，尚賢推德，天下治。雖有聖賢，適不遇世，孰知之。
因此，《荀子》成書年代或者未必距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（或〈窮達以時〉）很遠。但需注意的是《荀子・成相篇》的「遇」爲「遇時」、「遇世」之意，而非「舜遇堯」。

[32] 上文的「舜之耕漁，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。」即是直截了當地敘述了此事之文章，是說舜耕漁時的「賢不肖」，與舜爲天子時的「賢不肖」是相同的。

與「驥、騏」的情形

…、非無體壯也。

即此。「虞丘」由「最初」的事蹟到「之後」的事蹟之變化，並非「德」增加的緣故；「子胥」由「之前」的事蹟到「之後」的事蹟之變化，並非「智」衰退的緣故。而「驥、騏」最初的事蹟也並非不「體壯」。

然而，上述「賢」、「德」、「智」、「體壯」，並非在「人」的範圍中討論，因此，我想上述各句，大概不是表現輕視或否定「人」的。因爲，第一點是若由小小的文脈來思考時，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中「舜」的情形，在該句之後，作：

時使然也。[33]

「百里奚」的情形，在該句之後，作

使百里奚雖賢，無得繆公，必無此名矣。

又〈窮達以時〉第二章「虞丘、子胥」的情形雖不明，[34]但如同「驥、騏」的情形，在該句之後，作

窮四海、致千里、遇告故也。

該句的目的，是強調「時」或「遇」之意，因此才會這麼寫。

第二，若由大的文脈來思考時，如同上面所述，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和〈窮達以時〉皆明確地敘述了「天人之分」的思想。如果把這些句子的旨趣理解作輕視或否定「人」時，那麼這兩篇的思想架構就沒有通貫的內部理路了。

第三，若把後代的四文獻放入視野由思想史上的文脈來思考時，四文獻沒有詳論的「德」、「智」、「體壯」暫時不管，對於「賢」的能力，《荀子・宥坐篇》作

[33] 本文〔貳、二、與「窮達以時」有關的文獻〕引用過的《荀子・天論篇》作：
楚王後車千乘，非知也。君子啜菽飲水，非愚也。是節然也。若夫心〈志〉意脩，德行厚，知慮明，生於今而志乎古，則是其在我者也。故君子敬其在己者，而不慕其在天者。小人錯其在己者，而慕其在天者。君子敬其在己者，而不慕其在天者，是以日進也。小人錯其在己者，而慕其在天者，是以日退也。故君子之所以日進，與小人之所以日退，一也。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縣者，在此耳。
在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作：
舜之耕漁，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。其未遇時也，以其徒屬，堀地財，取水利，編蒲葦，結罟網，手足胼胝不居，然後免於凍餒之患。其遇時也，登爲天子，賢士歸之，萬民譽之，丈夫女子，振振殷殷，無不載說。舜自爲詩，曰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」，所以見盡有之也。盡有之，賢非加也。盡無之，賢非損也。時使然也。
也許《荀子・天論篇》是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之藍本。這些文句也包含了
……非知也。……非愚也。
的論式。但是這些並非放在「人」的範圍，「人」的範圍明顯地爲下文的「我」、「己」。

[34] 在〈窮達以時〉雖然確實很不清楚，但是在《韓詩外傳》卷七，作
虞丘名聞於天下，以爲令尹，讓於孫叔敖，則遇楚莊王也。伍子胥前功多，後戮死，非知有盛衰也。前遇闔閭，後遇夫差也。
在《說苑》雜言篇，作
沈尹名聞天下，以爲令尹，而讓孫叔敖，則其遇楚莊王也。伍子胥前多功，後戮死，非其智益衰也。前遇闔閭，後遇夫差也。
在這些文章中，「虞丘、子胥」的情形，該句的目的明確地放在強調「遇」之意的地方。

夫遇不遇者，時也。賢不肖者，材也。……夫賢不肖者，材也。爲不爲者，人也。遇不遇者，時也。死生者，命也。今有其人，不遇其時，雖賢，其能行乎。苟遇其時，何難之有。

《韓詩外傳》卷七，作

賢不肖者，材也。遇不遇者，時也。今無有時，賢安所用哉。

《說苑・雜言篇》，作

賢不肖者，才也。爲不爲者，人也。遇不遇者，時也。死生者，命也。有其才，不遇其時，雖才不用。苟遇其時，何難之有。

《孔子家語・在厄篇》，作

夫遇不遇者，時也。賢不肖者，才也。

這其中《荀子・宥坐篇》乍看下似把「賢不肖者，材也」放在「人」之位置，[35]但是若將《韓詩外傳》卷七以下的三文獻「賢不肖者，材也」、「賢不肖者，才也」也考慮進去的話，我想恐怕就不是這樣了。整體說來，四文獻逐漸地遠離由單純地僅以「天」和「人」兩項之對立來討論世界（人類、社會）的狀態，並逐漸發展出以「材」(「才」)「人」、「時」、「命」等性質複雜的概念，來討論紛雜的世事。[36]因此，我們是否最好避免單純地把「材」和「人」同等定論呢？

但是，這樣看似輕視、否定「人」的特殊句，雖然不含於《荀子・宥坐篇》、《孔子家語・在厄篇》，但在《韓詩外傳》卷七，「伍子胥」的情形，作

……非知有盛衰也。

「驥」的情形，作

……此非無形容也。

《說苑・雜言篇》，「伍子胥」的情形，作

……非其智益衰也。

「驥」的情形，作

……非無驥狀也。

包含於《韓詩外傳》卷七、《說苑・雜言篇》。因此，這就不能說僅是《呂氏春秋》和〈窮達以時〉的共通點了。

[35]《荀子・宥坐篇》並非輕視或否定「人」的重要性，此事不需再討論。《荀子・宥坐篇》的
今有其人，不遇其時，雖賢，其能行乎。苟遇其時，何難之有。
一文，受〈窮達以時〉第一章類似文句
有天有人、天人有分。察天人之分、而知所行矣。有其人、無其世、雖賢弗行矣。
影響而寫成的，但是在〈窮達以時〉的下文中，卻沒有「賢不肖者，材也。」之類的命題。

[36] 本文〔貳、與〈窮達以時〉有關的文獻〕已敘述過，並列於四文獻中的「材」(「才」)、「人」、「時」、「命」之四概念，相互關係並不清楚。請讀者留意。

（五）總　結

綜合上述之檢討，我想推測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與後代的四種文獻和前代的〈窮達以時〉之相互關係，及以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等爲基準來看〈窮達以時〉的成書年代。

第一、以上六份文獻，若略述其梗概，則可說：由其共通之處而言（由前者的第一和後者的第二、第三）來判斷時，基本上是屬於同一學派，即儒家，大致在同一時代成書，且基本上具有相同的思想內容。因此，很難斷定〈窮達以時〉的作成年代與其他四種文獻時間相距很遠。

第二、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有與後代四文獻共通、一致之點（前者的第二和第三），同時與前代的〈窮達以時〉也有共通、一致之點（後者的第一）。據此，我們可以認爲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成書於前代的〈窮達以時〉和後代四種文獻之間。

第三、至於〈窮達以時〉，則可能是六種文獻中最早問世的。但是由於其中包括「天人之分」這個重要且具有特徵的思想，而這個思想馬上就給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繼承了，我們不得不認爲〈窮達以時〉寫成於離《呂氏春秋・愼人篇》不遠的時候。